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思想解析

尚 洁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15日

摘 要

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诞生以来,其蕴含的异化劳动理论在学术界激起了广泛探讨,并迅速成为热议的中心话题。这一理论不仅标志着马克思思想的一次深刻转型,即从人本主义的理想逻辑逐步转向唯物史观的坚实逻辑,而且《手稿》中异化劳动理论无疑为马克思构建唯物史观奠定了初步基础。然而,由于《手稿》在马克思生前并未公开,其内容存在一定的不完整性,加之异化劳动理论带有人本主义逻辑的某些局限,导致部分学者错误地认为马克思在后期摒弃了这一理论。但实际上,马克思从未放弃异化劳动理论,而是超越了人本主义的理想逻辑,以更为科学、更贴合历史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其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全面而深入地梳理和理解《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对于准确把握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轨迹、深刻洞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劳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异化劳动, 私有财产,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Alienated Labor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Jie Shang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May 9, 2026; accepted: June 1, 2026; published: June 15, 2026

Abstract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文章引用: 尚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思想解析[J]. 哲学进展, 2026, 15(6): 40-48.

DOI: 10.12677/acpp.2026.156266

as the *Manuscripts*), the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contained therein has sparked widespread academic debate and quickly become a hotly discussed topic. This theory not only marks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in Marx's thought—namely, a gradual shift from the idealistic logic of humanism to the robust logic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but the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in the *Manuscripts* also undoubtedly laid the preliminary foundation for Marx's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owever, because the *Manuscripts* were not published during Marx's lifetime, their content remains incomplete. Coupled with certain limitations inherent in the humanistic logic of the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this has led some scholars to mistakenly believe that Marx abandoned this theory in his later years. In reality, Marx never abandoned the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rather, he transcended the idealistic logic of humanism and offered a completely new interpretation of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a perspective that is more scientific and better aligned with the laws of history.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exami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in the *Manuscripts*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for accurately tracing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Marx's early thought and for gaining a profound insight into 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y and labor-capital relations.

Keywords

Alienated Labor, Private Property,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马克思深刻反思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并着手构建未来社会发展的理论体系。在批判性继承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意识到单纯依赖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无法达成无产阶级的解放,于是将研究重心转移至社会现实层面。

2. 《手稿》中异化劳动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任何一种思想都深深植根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中,绝不会凭空产生。《手稿》中所蕴含的异化劳动思想也是如此。自工业革命席卷全球以来,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系列变革,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渐渐走上了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一方面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升,另一方面辛勤劳动的工人的生活水平非但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得到改善,反而生活更加艰苦,工人阶级的贫困与资产阶级的富有形成了强烈对比。

(一) 工业革命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在19世纪30至40年代的岁月里,受英国工业革命浪潮的席卷,资本主义在法国、德国等欧洲诸国也迎来了显著的扩张阶段。这一时期,经济蓬勃发展,生产力实现了质的飞跃,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更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广泛渗透铺设了道路。机器化大生产的兴起,逐步取代了传统手工劳作的主导地位,这一转变导致众多手工业者面临失业困境,生活举步维艰,最终沦为了无产者的一员。尽管资本主义的繁荣为社会生产力的持续提升注入了强劲动力,但工人的生活境遇却并未随之改善,反而日趋艰难。资本原始积累的加速与私有制的进一步巩固,使得众多工人陷入破产边缘,贫困家庭的数量激增。他们每日辛勤劳动只能换来微薄的收入,生活困顿不堪,越来越多的人被迫跻身无产阶级的行列,饱受剥削与压迫之苦,这一现象在当时的社会中极为普遍。

资产阶级为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积累丰厚财富，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对工人进行了肆无忌惮地剥削，使得工人身心俱疲，承受着难以言喻的重压。因此，在产业革命的强劲推动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生活水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工人每日以汗水浇灌着艰辛的劳动，却只能换取极低的报酬，同时深陷贫困的泥潭无法自拔，这一现状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马克思毅然地站在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誓不屈服于既定的阶级命运。他深入剖析工人贫困的根源，将这一研究视为自己哲学探索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使命。

(二)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斗争是同资本主义关系本身一起开始的” ([1], p. 468)。由于机器大工业代替了手工业，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大利润尽可能地会降低工人地工资，导致工人连维持生存都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取微薄的工资以此来保证自己饿不死。此时德国工人阶级艰苦的生活情况深深地触动着青年恩格斯，正如他在《伍珀河谷来信》中写道：“在低矮的房子里劳动，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而且大部分人从 6 岁起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这就剥夺了他们的全部精力和生活乐趣……这只是便于厂主雇佣童工而不再拿双倍的钱来雇佣被童工取代的成年工人” ([2], p. 44)。马克思目睹了工人阶级的辛勤付出，见证了机器地冷漠。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持续攀升与劳资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阶级矛盾愈发尖锐，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引发的社会基本矛盾也日益凸显，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这种残酷的现实深深触动了广大劳动人民，激起了他们强烈的反抗情绪。随着资本不断向少数资产阶级手中集中，工人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他们不仅要面对失业的阴影，还要时刻处于生存的危机之中。这种艰难的处境让工人深刻认识到，必须与资产阶级进行坚决而持久的斗争，他们逐渐明白，只有通过不懈的斗争，才能改变自身的命运。

在 19 世纪 30 至 40 年代，伴随着工人生活的极度困苦、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以及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工人们毅然奋起反抗，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此后的数十年间，工人运动此起彼伏，频繁爆发，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然而，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这些运动往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自发性，斗争形式主要局限于游行示威、罢工等，最终都未能取得根本性的胜利。

随着工人运动声势的不断壮大，对于科学理论指导的渴望愈发强烈。工人们开始意识到，仅凭自发的抗争和简单的斗争手段，难以撼动资本主义的根基。因此，他们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深刻揭示资本主义本质、指导他们进行更为有效斗争的科学理论。这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也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3. 《手稿》中异化劳动思想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理论并非一蹴而就，而源于他对现实世界中物质利益冲突的深刻体验与持续反思。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及费尔巴哈异化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将哲学领域的异化概念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劳动实践相结合，进而创立了异化劳动理论。这一理论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下工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与悲惨境遇。

(一) 异化劳动的提出

第一，马克思自己思想的转变。1844 年 2 月，马克思在《德法年鉴》这一重要平台上，发表了两篇极具影响力的文本，这两篇作品不仅标志着他在思想层面实现了“两个转变”，也预示着他正式踏上了探索唯物主义的征途。与此同时，他还深入研读了恩格斯所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并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赞誉，称其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 ([3], p. 33)。在《莱茵报》担任编辑期间，马克思遭遇了围绕“物质利益”发表看法的挑战，以及对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困惑。这些现

实问题不仅激发了他对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浓厚兴趣，也推动他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正是这些探索与思考，最终促使他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这一理论在他的思想发展历程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推动其思想不断深化的重要力量。

第二，对黑格尔的异化观批判继承。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表现的思维的异化。在《手稿》中马克思写道：“异化——他从而构成这种外化的以及这种外化之扬弃的真正意义——是自在和自为之间、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对立，就是说，是抽象的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范围内的对立” ([4], p. 96)。他批判了黑格尔的思想全都在精神领域中进行的，具有抽象性的特点。除此之外，马克思批判性地吸纳并发展了黑格尔通过辩证法所揭示的绝对精神理念。在黑格尔的哲学框架内，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被视作“绝对精神”能动作用的异化，而异化的核心正是绝对精神本身。黑格尔提倡经由劳动的异化历程，促使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实现质的飞跃，进而攀升至更高境界的绝对精神，达成扬弃的目的。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对思想上的本质的扬弃，就是说，思想上的私有财产在道德的思想中进行自我扬弃” ([4], p. 98)。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对黑格尔那颠倒的世界观展开了深刻的省思，从中萃取了合理的思想精髓，为异化劳动理论的孕育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思想基础。

第三，对费尔巴哈的超越。费尔巴哈是处于黑格尔与马克思中间的人物，实现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然而，这一转变的深层次原因不仅在于哲学立场的根本性调整，更在于他哲学观念与社会认知中保守与先进元素的交织，这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黑格尔的青年时代深受法国大革命的震撼，而在其思想成熟之际，他又亲眼见证了传统社会的缓慢解体与市民社会的日益世俗化。相比之下，马克思则亲历了资本与商品经济在欧洲的蓬勃发展，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费尔巴哈恰好置身于这两个历史转折点之间，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他思想的过渡性特征。马克思在《手稿》中写道：“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做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 ([4], p. 92)。在异化问题上，费尔巴哈有着独到的见解，他直观地认为异化的主体是自然界中的人类。然而，他所谓的“人”更多地是指感性的、直观的存在，而非参与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个体。在《手稿》中马克思这样写道：“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做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做在否定神学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即同自身相对立而肯定神学的哲学” ([4], p. 93)，马克思在批判性继承费尔巴哈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拓展。

(二) 异化劳动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事实出发，对私有财产、劳动、资本、土地的互相分离，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互相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等概念” ([4], p. 45)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批判性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家和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把他们思想中的合理观点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条件进行了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异化劳动思想。他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他们却越来越贫穷。但国民经济学家并没有给我们指出这个规律背后的物质利益基础，马克思指出“他们把加以阐明的东西当作前提” ([4], p. 4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

第一，从生产结果来看，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创造出产品，这个产品理应属于工人，但并非如此，工人生产得越多，他所能占有的越少，只能维持自己生活甚至饿死的地步。工人创造出来的产品作为异己的力量，与工人相对立，工人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只能在雇佣劳动关系下的劳动中勉强维持生活，“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 ([4], p. 47)。因此他只有在工人的时候才是人。

第二，从生产过程看，劳动者同他的劳动活动相异化。马克思指出，“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 ([4], p. 50)在资本主义条

件下,工人受资本家无情地剥削,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没有感受到愉快,而感受的只是折磨和痛苦。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的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4], p. 50)。”劳动对工人自身来说是自我摧残,若有条件没有人愿意劳动,劳动原本是确证自己本质力量的东西,但人们现在却在否定自己的本质。人们只有在逃离劳动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人,只有在吃、喝、生殖、居住等与动物活动无差别的时候才是自由的,人与动物的本质差别就在于人能够通过劳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当这种本质力量被否定时人与动物就毫无差别了。

第三,从类本质看,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基于前两个论断,进一步推导出了第三个论断。鉴于人与其劳动成果及劳动过程本身发生了异化,可以推断出,人与人之间亦存在着异化现象。马克思借用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术语,并结合自己观点给予了其新的内涵,它不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已经包含了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被贬低为维持个人肉体生存的手段,“动物与人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能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4], p. 53)。人与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人能有意识地进行自己的生命活动,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了,把自由自觉的劳动贬低为维持个人生存的手段。

第四,从社会关系看,人与人相异化。马克思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4], p. 54)。”人的属性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种,人不仅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更为重要的也是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通过前面三个规定,可以推断劳动者与自己相异化,也就表明与他人也相异化了。马克思认为当工人创造出的劳动产品并不归属于工人自己时,那就必然会属于工人以外的“存在物”,而这个“存在物”不会是神灵或者自然界,只能是人自身。

从上述四个规定可以看出异化现象已深深植根于社会运作的每一个角落。雇佣劳动关系的出现,标志着劳动者为了满足最基础的生存需求,无奈地将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出的商品竟逐渐演变成为与劳动者对立的外部力量,这无疑是劳动过程所带来的直接后果。而追溯其本质,生产过程本身就已深深烙印着异化劳动的痕迹。劳动者在为生计奔波中挣扎,资本家则在追求更多私有财产与资本增值的道路上苦恼不已,这两大群体的不同困境相互交织,共同加剧了社会的全面异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都发生了扭曲。因此马克思所阐述的关于异化劳动的这四个方面并非孤立无援,而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紧密相连。具体而言,劳动过程的异化首先触发了劳动产品的异化,随后劳动过程与劳动产品的双重异化又进一步导致了人与人之间本质关系的异化,最终,这三个层面的异化共同促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

4. 《手稿》中异化劳动的扬弃

马克思高度赞扬了费尔巴哈,并借用了其关于人类感性实在性的观点,进而将此思想融入人类实际的劳动过程中,以此构建了对黑格尔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框架。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通过精神活动来克服人的异化的观点,这一批判促使他转而重视对象性活动,视其为与异化劳动相对立的概念,能够重新确立人的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的本质联系,从而为马克思扬弃异化劳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 对黑格尔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以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完成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把人从抽象精神活动的世界拉回了现实的自然界和社会。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中包含着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因素,但他的辩证法仅仅局限于精神活动内部,并未涉及到客观的物质对象方面,造成“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5], p. 97)。对黑格尔来说,人的存

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必然在他的精神活动中存在，而对马克思来说，“《哲学全书》以逻辑学，以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开始，而以绝对知识，以自我意识的、理解自身的哲学的或绝对的即超人的抽象精神结束”([5], p. 98)。因此，把抽象精神作为世界的本质，进而使客观世界成为抽象精神及其活动的产物。

在黑格尔看来，“作为自我意识它是运动；然而由于它只是把自己本身同自己区别开，所以对于自我意识这个作为一个他物的差别立刻就被扬弃了。”([6], p. 131)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把人的本质规定为自我意识，无法通过自我意识实现对异化了的对象的真正占有，而只是局限于自我意识内部。“对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的全部重新占有，都表现为把这种本质合并于自我意识：掌握了自己本质的人，仅仅是掌握了对对象性本质的自我意识([4], p. 103)。”黑格尔通过自我意识所设定对象实际上是自我意识的外延，而非实际存在或现实的物质。因此，对异化劳动的克服仅在自我意识的活动领域内才具有实际意义。

(二) 对费尔巴哈思想的超越

马克思在探讨人与对象性活动的关系时，当时受到了费尔巴哈思想的显著影响，但他并未止步于此。他不仅借用了费尔巴哈的观点，而且还超越了费尔巴哈的理解范畴。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5], p. 105)，这是人能动性的表现，同时人作为自然界和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与动植物一样受制于自然界和社会的影响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被动状态。人受到对象的制约在马克思看来并不完全是消极的，正是因为受到对象的制约，人才会激发自身的主动性去改变环境以适应自己的发展，正如马克思在文中写道：“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5], p. 105)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把人的本质规定为自我意识，与此同时也超越了费尔巴哈把人与对象的关系建立在抽象的感性实在性上，突破了费尔巴哈的局限性。

总体而言，将人的本质定义为对象性活动，不仅揭示了人与对象之间的对象性关系，而且通过这种活动得以体现，还导致了黑格尔以自我意识为基础构建的人与对象关系的唯心主义体系的崩溃。此外，将人的本质视为对象性活动，为马克思提供了超越形而上学框架下对私有财产本质理解的国民经济学家帮助，而且为他揭示私有财产的真实本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 揭示私有财产的秘密

马克思指出，在探讨私有财产本质这一核心议题时，国民经济学家未能提供明确的解释。他们将私有财产在现实社会中的运作纳入普遍规律的框架，并将其视为一般性事实予以确认，却未能进一步探讨私有财产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例如分工与交换，“就像通过契约、交易和购买我们彼此能获得我们需要的绝大部分帮助那样，分工最初也是从这种相同的交换倾向中产生的”([7], p. 14)。马克思强调，为了解释社会分工的现象，必须预设交换的存在。然而，要使交换成为实际可行的活动，分工本身必须已经存在作为先决条件。

马克思认为，对象性活动构成了人的本质力量，其实现必然基于对象的存在。正是人与对象之间的对应，塑造了实际的私有财产及其相应的社会关系。但在特定资本主义背景下人与对象关系相异化，造成工人通过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产品不属于工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5], p. 61)。因此人在面对私有财产的时候是感受不到快乐的。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下，私有财产的核心属性显现于其与人和人和社会财产的联系之中。

一方面，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马克思提出，私有财产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必然反映了人的本质力量。这是因为私有财产本质上是人通过对象性活动所体现的本质力量的具体化。“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5], p. 73)马克思将劳动看作私有财产的根本属性，这一点标志着他超越了国民经济学家对私有财产的抽象理解，并批判了将私有财产视为与人的本质力量相分离的观点。通过这种视角，马克思深化了对私有财产与人的本质

力量之间关系的探讨。马克思在书中指出：“这种劳动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沦为他的社会的从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5], p. 67)。”由此得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背景下，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所生产出的劳动产品(私有财产)，并不属于自己，与自己相分离并处于异化状态。

另一方面，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倘若劳动者在私有财产体系下受到限制，那么其劳动不可避免地会受资本的支配。这一观点揭示了在私有财产制度下，工人的劳动自由受到资本控制的必然性。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背景下，工人的身份已经剥离了其作为人的固有属性，劳动也不再是人的活动，而是转化为资本的一种形式，这一转变意味着工人的劳动被资本所同化，从而失去了其作为人类活动的本质特征。“工人只有当他对自己作为资本存在的时候，才作为工人存在；而他只有当某种资本对他存在的时候，才作为资本存在。”([5], pp. 65-66)国民经济学家虽然认识到了工人的需求，但他们所关注的仅仅是工人为了维持其劳动能力而必须满足的基本需求，这种需求降低到了仅仅确保工人及其后代能够生存的最低限度。马克思通过这一观察揭示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显著对抗，以及这种对抗如何导致工人的生活条件非人化。

5. 《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思想在其他著作的后续发展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框架内，异化劳动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某一阶段的必然产物。尽管这一阶段承载着其特定的历史使命与必然性，但它终将随着生产力的持续飞跃而被逐步超越并最终扬弃。马克思在其著作《手稿》中，对异化劳动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阐述，这些思想不仅蕴含了丰富的理论深度，更在实践中显现出了无可估量的价值。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见解更多地映射了马克思早期的思考轨迹，相较于其后期更为成熟的著作，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被单纯地视为其思想体系的全貌或终极形态。

(一) 异化劳动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发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简称《形态》)中，马克思构建了唯物史观这一新哲学体系，彻底摒弃了人本主义的痕迹。他立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基础，对异化劳动的根源及其克服途径进行了深刻且现实地剖析。尽管《形态》中直接提及“异化劳动”的频次不高，但马克思在其中持续澄清并纠正了异化劳动理论中的迷雾。他摒弃了“人的本质”“类本质”等抽象表述，转而依托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生产力与交往形式，来揭示异化劳动的形成机制及消除路径。这一转变源于马克思在《形态》中确立的唯物史观框架。

相较于在《手稿》中仅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作为讨论重点，从而陷入循环论证的局限，马克思在《形态》中通过深入分析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三次社会分工，全面揭示了异化劳动产生的深层次根源。尽管《手稿》触及分工与私有制问题，但其论述缺乏足够的历史深度与透彻性。而在《形态》中，马克思则依据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清晰地梳理了社会分工的演变历程。首次社会分工源自城乡分离，城市发展相对乡村更具优势，随着其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农民被迫通过圈地运动等手段转变为工人，城乡差异进而加剧了分工体系的不均衡。第二次社会分工则是商业与工业的分离，生产力的进步催生了工场手工业，打破了传统的依附关系，奴隶与奴仆转变为自由劳动工人，并最终成为雇佣劳动者。至于第三次社会分工，则是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这一过程中工人的意识与其物质劳动相脱节，每日与机器为伍，最终自身也沦为“机器”。因此，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不合理的社会分工才是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本所在。马克思在《形态》中指出“只要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8], p. 30)。马克思在《形态》中从唯物史观出发对异化劳动的思想进行了阐释。

(二) 异化劳动思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展

在探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过程时，采用一种比喻性的说法：若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作一座“高楼大厦”，《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初步触及了这座大厦的“根基”，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则已明确认知到这一“根基”的存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1857~1858年手稿》)则深入揭示了这座大厦“根基”内部的本质运行机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马克思首次公开发表的经济学著作，标志着他在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多年耕耘的成果。通过劳资关系的独特视角，马克思揭示了资本逻辑的运行模式，为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虽鲜少直接使用“异化劳动”一词，但他从经济学的角度找到了更为贴切的概念来替代，即“雇佣劳动”。这一转变反映了马克思理论从哲学向经济学的深化，也解决了异化劳动概念在某些表述上的模糊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了社会分工的演变过程，从而解释了异化劳动产生的历史根源。而在《1857~1858年手稿》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过程的具体表现：城乡分离导致了劳动者与土地所有权的解体，商业和工业的分离则造成了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分离，而在机器大工业的背景下，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最终导致了劳动者与劳动本身的解体。这一系列变化使得工人逐渐沦为“机器”，被迫与劳动产品乃至劳动本身相对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交换成为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主要方式。商品只有在交换中才能实现其价值，而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货币不仅代表着客观物质资料的价值，更成为了衡量劳动者劳动能力的重要标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拥有资本的资本家不仅占有客观物质资料，还通过占有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来压迫他们创造出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剩余劳动，从而实现资本的增值。

因此，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围绕着资本的增值而运转。资本增值运动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动力，也是异化劳动四个规定的逻辑缘由。通过这一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以及他对未来社会的构想。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发表《手稿》后，并未放弃异化劳动思想，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他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过程，以此为基础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被物与物的关系所取代，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也日益隐蔽。然而，我们应当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审视异化劳动和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实现全面发展。

6. 结语

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手稿》中，全面而深刻地构建了异化劳动的理论体系。他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致使工人与其劳动成果之间滋生了一种异化现象。这种异化不仅鲜明地体现在劳动产品从人的手中滑落，成为与之相疏离的存在，而且更深层次地引发了社会中两大阶级间的尖锐对立与深刻分裂。马克思立足于科学的实践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紧密围绕“当前存在的经济现实”，通过主体与客体的哲学透镜，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紧密交织，巧妙地融合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精髓，创造性地发展了异化劳动理论，并为“异化”这一术语注入了全新的生命与内涵。该理论的核心精髓，在于它对人的主体活动及其产物与自身关系的深刻剖析。马克思指出，人的主体活动及其产物，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反过来对主体实施着无情的统治。这正是异化劳动理论所力图揭示的核心要义，它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的扭曲与异化。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468.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44.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3.
- [4]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5]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6]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上卷[M]. 贺麟, 王玖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131.
- [7] 斯密. 国富论[M]. 唐日松, 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14.
- [8] 马克思. 德意志意识形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30.